

法顯傳

妙諦法音

自發跡長安至葱嶺	4
乾歸國	4
耨檀國	4
張掖鎮	4
燉煌	4
沙河	4
鄯善國	4
焉夷國	4
沙行	5
于闐國	5
子合國	5
於麾國	5
竭叉國	6
葱嶺	6
北天竺	6
陀歷國	6
烏菟國	7
宿呵多國	7
犍陀衛國	7
竺剎尸羅	7
弗樓沙國	7
西天竺	8
那竭國	8
小雪山	9
羅夷國	9
跋那國	9
毘荼國	9
中天竺	9

6

12

18

24

30

摩頭羅國	9
僧迦施國	10
罽饒夷城	11
沙祇大國	11
拘薩羅國舍衛城	12
都維	13
那毘伽	13
迦維羅衛城	13
藍莫國	14
拘夷那竭城	14
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	14
東天竺	14
毘舍離國	14
五河合口	15
摩竭提國巴連弗邑	15
小孤石山	16
那羅聚落	16
王舍新城	16
蒺沙王舊城	17
伽耶城	17
貝多樹	18
雞足山	19
曠野精舍	19
迦尸國波羅柁城	19
拘睺彌國	19
達嚩國	20
還到巴連弗邑	20
瞻波大國	20
摩梨帝國	21
師子國	21

6

12

18

師子國概述	21
大塔	21
無畏山僧伽藍	21
貝多樹	21
王城	21
佛齒供養	22
支提精舍	22
摩訶毘可羅精舍	22
天竺道人誦經	23
更得經本	23
浮海東還	23
自師子國到耶婆提國	23
自耶婆提歸長廣郡界	24
南下向都	24
結語	25
跋	25

高僧法顯傳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元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

自發跡長安至葱嶺

乾歸國

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坐。

耨檀國

夏坐訖，前行至耨檀國。

張掖鎮

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

張掖王段業慇勤，遂留為作檀越。

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於同志，便共夏坐。

燉煌

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餘日。

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燉煌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

沙河

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

鄯善國

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

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氎褐為異。

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

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粗。

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住此一月日。

焉夷國

復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國。焉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秦土沙門至彼，都不預其僧例也。

法顯得苻行堂公孫經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與寶雲等共合。

焉夷國人不修禮儀，遇客甚薄。

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

沙行

法顯等蒙苻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行。

路中無居民，沙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

于闐國

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眾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眾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頓供給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撻搥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

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

其國中有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嫫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以金銀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花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花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嫫女，遙散眾花，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白月一日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

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鏤，金銀覆上，眾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窓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

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

子合國

既過四月行像，僧詔一人隨胡道人向罽賓。

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乘學。

於麁國

住此十五日已，於是南行四日，至葱嶺山，到於麁國安居。

竭叉國

安居已，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

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集已，莊嚴眾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花著僧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群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群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乃至七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白氎，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群臣，發願布施眾僧。布施僧已，還從僧贖。

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熟麥耳。眾僧受歲已，其晨輒霜，故其王每請眾僧令麥熟，然後受歲。

其國中有佛唾壺，以石作之，色似佛鉢。又有佛一齒，其國中人，為佛齒起塔。有千餘僧徒，盡小乘學。

自山以東，俗人被服，粗類秦土，亦以氎褐為異。

沙門法用轉轉勝，不可具記。

其國當葱嶺之中，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

葱嶺

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國。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即名為雪山人也。

北天竺

陀歷國

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亦有眾僧，皆小乘學。

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率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足趺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供養，今故現在。

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嶮，崖岸嶮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此。

眾僧問法顯：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顯云：訪問彼土人，皆云古老相傳，自立彌勒菩薩像後，便有天竺沙門，齎經律過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計於周氏平王時。由茲而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彌勒大士繼軌釋迦，孰能令三寶宣通、邊人識法。固知冥運之開，本非人事，則漢明帝之夢，有由而然矣。

烏菴國

度河便到烏菴國。烏菴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名眾僧止住處，為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若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三日過已，乃令自求所安常。

傳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國也。佛遺足跡於此，或長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度惡龍處，悉亦現在。石高丈四尺，闊二丈許，一邊平。

慧景、慧達、道整三人先發，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夏坐。

宿呵多國

坐訖，南下，到宿呵多國，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鴿，割肉貿鴿處。佛既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云：此本是吾割肉貿鴿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起塔，金銀校飾。

捷陀衛國

從此東下五日行，到捷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處。佛為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金銀校飾。此國人多小乘學。

竺剎尸羅

自此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剎尸羅。竺剎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為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因以為名。復東行二日，至投身餒餓虎處。此二處，亦起大塔，皆眾寶校飾。諸國王、臣民競興供養，散花然燈，相繼不絕。

通上二塔，彼方人亦名為四大塔也。

弗樓沙國

從捷陀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此國，語阿難云：吾般泥洹後，當有國王，名闍膩伽，於此處起塔。後闍膩伽王出世，出行遊觀。時天帝釋欲開發其意，化作牧牛小兒，當道起塔。王問言：汝作何等？答言：作佛塔。王言：大善。於是王即於小兒塔上起塔，高四十餘丈，眾寶校飾。凡

所經見塔廟，壯麗威嚴，都無此比。傳云：閻浮提塔，唯此塔為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即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許。

佛鉢即在此國。昔月氏王大興兵眾，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伏此國已，月氏王等篤信佛法，欲持鉢去故，大興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緣未至，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并留鎮守，種種供養。可有七百餘僧，日將欲中，眾僧則出鉢與白衣等種種供養，然後中食。至暮，燒香時復爾。可容二斗許，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花投中，便滿。有大富者欲以多花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不能滿。

寶雲、僧景止供養佛鉢便還。慧景、慧達、道整先向那竭國供養佛影、佛齒及頂骨。慧景病，道整住看。慧達一人還，於弗樓沙國相見。而慧達、寶雲、僧景遂還秦土。慧景在佛鉢寺無常。由是法顯獨進，向佛頂骨所。

西天竺

那竭國

西行十六由延，至那竭國界醯羅城。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飾。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碓。碓下瑠璃鍾覆上，皆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蠶、敲銅鉢。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花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怠。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有七寶解脫塔，或開或閉，高五尺許，以盛之。精舍門前，朝朝恒有賣花香人，凡欲供養者，種種買焉。諸國王亦恒遣使供養。精舍處方三十步，雖復天震地裂，此處不動。

從此北行一由延，到那竭國城。是菩薩本以銀錢買五莖花供養定光佛處。城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骨法。

城東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旃檀作，長丈六七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入谷口西行，有佛僧伽梨，亦起精舍供養。彼國土俗亢旱時，國人相率出衣，禮拜供養，天即大雨。

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

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髣髴如有。諸方國王遣工畫師摹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影西四百步許，佛在時剃髮剪爪。佛自與諸弟子共造塔，高七八丈，以為將來塔法，今猶在。邊有寺，寺中有七百餘僧。此處有諸羅漢辟支佛塔乃千數。

小雪山

住此冬三月，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遇寒風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前，得過嶺。

羅夷國

南到羅夷國。近有三千僧，兼大小乘學。住此夏坐。

跋那國

坐訖，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

毘荼國

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河有國名毘荼，佛法興盛，兼大小乘學。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愍，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為道，遠求佛法。悉供給所須，待之如法。

從此東南行減八十由延，經歷諸寺甚多，僧眾萬數。

中天竺

摩頭羅國

過是諸處已，到一國，國名摩頭羅。有遙菟那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佛法轉盛。

凡沙河已西天竺諸國，國王皆篤信佛法，供養眾僧時，則脫天冠，共諸宗親群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鋪氈於地，對上座前坐，於眾僧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時，諸王供養法式，相傳至今。

從是以南，名為中國。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斬，有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謀為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羅。旃荼羅，名為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搪揆。國中不養猪

雞，不賣生口。市無屠店，及沽酒者。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荼羅、漁獵師賣肉耳。自佛般泥洹後，諸國王、長者居士，為眾僧起精舍，供給田宅、園圃、民戶、牛犢，鐵券書錄。後王王相傳，無敢廢者，至今不絕。眾僧住止房舍，床蓐、飲食、衣服，都無闕乏，處處皆爾。眾僧常以作功德為業，及誦經坐禪。客僧往到，舊僧迎逆，代擔衣鉢，給洗足水、塗足油、與非時漿。須臾息已，復問其臘數，次第得房舍臥具，種種如法。眾僧住處，作舍利弗塔，目連、阿難塔，并阿毘曇律經塔。安居後一月，諸希福之家，勸化供養。僧行非時漿。眾僧大會說法，說法已，供養舍利弗塔。種種花香通夜然燈，使伎樂人作舍利弗大婆羅門時詣佛求出家。大目連、大迦葉亦如是。諸比丘尼多供養阿難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諸沙彌多供養羅云；阿毘曇師者供養阿毘曇；律師者供養律。年年一供養，各自有日。摩訶衍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觀世音等。眾僧受歲竟，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各將種種衣物，沙門所須，以用布施眾僧。僧受，亦自各各布施。佛泥洹已來，聖眾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紀。自度新頭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萬里。皆平坦，無大山川，正有河水耳。

僧迦施國

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有國名僧迦施。佛上忉利天三月為母說法來下處。佛上忉利天，以神通力，都不使諸弟子知來，滿七日乃放神足。阿那律以天眼遙見世尊，即語尊者大目連：汝可往問訊世尊。目連即往，頭面禮足，共相問訊。問訊已，佛語目連：吾却後七日，當下閻浮提。目連既還，于時八國大王及諸臣民不見佛久，咸皆渴仰，雲集此國，以待世尊。時優鉢羅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當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佛。即以神足化作轉輪聖王，最前禮佛。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來下。佛既下，三階俱沒于地，餘有七級而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敬信，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二十肘，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爭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師子乃大鳴吼見驗。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

即便浴身，後人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在。優鉢羅比丘尼初禮佛處，今亦起塔。佛在世時有剪髮爪作塔，及過去三佛并釋迦文佛坐處經行處，及作諸佛形像處，盡有塔，今悉在。天帝釋、梵天王從佛下處亦起塔。

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眾食，雜大小乘學。

住處有一白耳龍，與此眾僧作檀越，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災害，使眾僧得安。眾僧感其惠，故為作龍舍敷置坐處，又為龍設福食供養。眾僧日日眾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眾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伏若問訊，遍便化去，每年一出。

其國豐饒，人民熾盛，最樂無比。諸國人來，無不經理，供給所須。

寺西北五十由延有一寺，名大墳。大墳者，惡鬼名也。佛本化是惡鬼，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以精舍布施阿羅漢，以水灌手，水瀝滴地，其處故在。正復掃除，常現不滅。此處別有佛塔，善鬼神常掃灑，初不須人功。有邪見國王言：汝能如是者，我當多將兵眾住此，益積糞穢，汝復能除不？鬼神即起大風，吹之令淨此處。有百枚小塔，人終日數之，不能得知。若至意欲知者，便一塔邊置一人已復計數。人人或多或少，其不可得知。有一僧伽藍，可六七百僧。此中有辟支佛食處泥地，大如車輪，餘處生草，此處獨不生；及曬衣地處，亦不生草。衣條著地，跡今故現在。

法顯在龍精舍夏坐。

罽饒夷城

坐訖，東南行七由延，到罽饒夷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

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為諸弟子說法處。傳云：說無常苦空，說身如泡沫等。此處起塔，猶在。

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村，名呵梨。佛於此中，說法、經行、坐處，盡起塔。

沙祇大國

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本在此嚼楊枝已，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諸外道婆羅門嫉妬，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故。此中亦有四佛經行、坐處，起塔故在。

拘薩羅國舍衛城

從此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希曠，都有二百餘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處，須達長者井壁，及鶡掘魔得道、般泥洹、燒身處。後人起塔，皆在此城中。諸外道婆羅門生嫉妬心，欲毀壞之，天即雷電霹靂，終不能得壞。

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精舍東向開門，門戶兩邊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輪形，右柱上作牛形。精舍左右池流清淨，樹林尚茂。眾花異色，蔚然可觀，即所謂祇洹精舍也。

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即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為四部眾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最是眾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佛於是移住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興供養，懸繒幡蓋，散花燒香，燃燈續明，日日不絕。鼠銜燈炷燒幡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栴檀像已燒。却後四五日，開東邊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皆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重，還移像本處。

法顯、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地，共諸同志遊歷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今日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眾僧出，問法顯等言：汝等從何國來？答曰：從漢地來。彼眾僧歎曰：奇哉！邊國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以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

精舍西北四里有林，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為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為林，是故以得眼為名。祇洹眾僧中食後，多往彼林中坐禪。

祇洹精舍東北六七里，毘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僧，此處故在。

祇洹精舍大院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及孫陀利殺身謗佛處。

出祇洹東門，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旃遮摩那，起嫉妬心，乃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於眾會中謗佛以非法。於是天帝釋即化作白鼠，啗其腰帶，帶斷，

所懷衣墮地，地即劈裂，生入地獄。及調達毒爪欲害佛，生入地獄處。後人皆慄懾之。又於論議處起精舍，高六丈許，中有坐佛像。

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能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為爾不止。婆羅門於是夜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將燈繞佛精舍三匝供養。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即捨家入道。傳云：近有此事。

繞祇洹精舍，有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唯一處空。

此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知今世後世，各有徒眾，亦皆乞食，但不持鉢。亦復求福，於曠路側立福德舍，屋宇、床臥、飲食，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來去客，但所期異耳。調達亦有眾在，常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舍衛城東南四里，琉璃王欲伐舍夷國，世尊當道側立，立處起塔。

都維

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悉起塔。迦葉如來全身舍利，亦起大塔。

那毘伽

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毘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皆起塔。從此北行，減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皆起塔。

迦維羅衛城

從此東行，減一由延，到迦維羅衛城。城中都無王民，甚如丘荒，止有眾僧民戶數十家而已。白淨王故宮處，作太子母形像。及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時；太子出城東門見病人，迴車還處，皆起塔。阿夷相太子處，與難陀等撲象、搥、射箭處，東南去三十里入地，今泉水出。後世人治作井，令行人飲。佛得道還見父王處，五百釋子出家，向優波離作禮，地六種震動處。佛為諸天說法，四天王等守四門，父王不得入處。佛在尼拘律樹下，東向坐，大愛道布施佛僧伽梨處，此樹猶在。瑠璃王殺釋種，釋種死，盡得須陀洹，立塔，今亦在。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坐樹下觀耕者處。

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論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舉手攀樹

枝，東向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王浴太子身，浴處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眾僧常取飲之。

凡諸佛有四處常定：一者成道處，二者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四者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來下處。餘者則隨時示現焉。

迦維羅衛國大空荒，人民希疎，道路怖畏白象、師子，不可妄行。

藍莫國

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即名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阿育王出世，欲破八塔作八萬四千塔，破七塔已，次欲破此塔，龍便現身，將阿育王入其宮中，觀諸供養具已，語王言：汝供養若能勝是，便可壞之持去，吾不與汝爭。阿育王知其供養具非世之所有，於是便還。

此中荒蕪，無人灑掃。常有群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塔。諸國有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大自悲感：此中無有僧伽藍可供養此塔，乃令象灑掃。道人即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草木平治處所，使得淨潔，勸化國王作僧住處，已為寺主。今現有僧住，此事在近。自爾相承至今，恒以沙彌為寺主。

從此東行三由延，太子遣車匿、白馬還處，亦起塔。

從此東行四由延，到炭塔。亦有僧伽藍。

拘夷那竭城

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此諸處皆起塔。有僧伽藍，今悉現在。

其城中人民亦希曠，止有眾僧民戶。

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

從此東南行十二由延，到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而佛不聽，戀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塹，不得度。佛與鉢作信遣還。其處立石柱。上有銘題。

東天竺

毘舍離國

自此東行十由延，到毘舍離國。毘舍離城北，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為佛起塔，今故現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

女以園施佛作佛住處。佛將般泥洹，與諸弟子出毘舍離城西門，迴身右轉，顧看毘舍離城，告諸弟子：是吾最後所行處。後人於此處起塔。

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名此者，恒水流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即取養之。遂便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次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王：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勿愁憂。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却之。王如其言。至賊來時，小夫人於樓上語賊言：汝是我子，何故作反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仰向張口。小夫人即以兩手搆兩乳，乳作五百道俱墮千子口中。賊知是其母，即放弓仗。二父王於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二辟支佛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是也。佛於放弓仗塔邊捨壽，佛告阿難言：我却後三月，當般泥洹。魔王憍固阿難，使不得請佛住世。

從此東行三四里，有塔。佛般泥洹後百年，有毘舍離比丘，錯行戒律，十事證言佛說如是。爾時諸羅漢及持律比丘凡有七百僧，更檢校律藏。後人於此處起塔，今亦現在。

五河合口

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阿難從摩竭國向毘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阿闍世王即自嚴駕，將士眾追到河上。毘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還則梨車復怨。即於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分身作二分，一分在一岸邊。於是二王各得半身舍利，還歸起塔。

摩竭提國巴連弗邑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巴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城中王宮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牆闕，彫文刻鏤，非世所造，今故現在。

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欲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為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諸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座席，各自齎來。明日諸大鬼神各齎大石來，壁方四五步，坐訖，即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一石

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一丈餘。

有一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迷，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若往問訊，不敢並坐。王設以愛敬心執手，執手已，婆羅門輒自灌洗。年可五十餘，舉國瞻仰。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眾僧。

於阿育王塔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嚴麗。亦有小乘寺，都合六七百僧眾，威儀庠序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學問人，欲求義理，皆詣此寺。婆羅門子師亦名文殊師利，國內大德沙門、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亦住此僧伽藍。

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櫨、樞戟，高二丈許，其狀如塔，以白氎纏上，然後彩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繒幡蓋。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車莊嚴各異。當此日，境內道俗皆集，作倡伎樂、花香供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內再宿。通夜然燈，伎樂供養。國國皆爾。其國長者、居士各於城內立福德醫藥舍，凡國中貧窮、孤獨、殘跛、一切病人。皆詣此舍，種種供給。醫師看病，隨宜飲食及湯藥，皆令得安，瘥者自去。

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三里餘。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戶北向塔。塔南有一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如是三反。

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於此作泥梨城。泥梨城中央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上有銘記，作泥梨城因緣及年數日月。

小孤石山

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此中亦有僧伽藍。

那羅聚落

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還於此村中般泥洹。即此處起塔，今亦現在。

王舍新城

從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新城者，是阿闍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藍。

出城西門三百步，阿闍世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高大嚴麗。

萍沙王舊城

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萍沙王舊城。城東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連初見頰鞞處；尼犍子作火坑毒飯請佛處；阿闍世王酒飲黑象欲害佛處；城東北角曲中，耆舊於菴婆羅園中起精舍，請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養處，今故在。其城中空荒，無人住。

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頭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鵬鷺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迹手孔今悉在，故曰鵬鷺窟山。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巖間橫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墼壁基在。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

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花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到耆闍崛山，花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拭淚而言：佛昔於此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還向新城。

出舊城北，行三百餘步，道西，迦蘭陀竹園精舍今現在，眾僧掃灑。精舍北二三里，有尸磨賒那。尸磨賒那者，漢言棄死人墓田。

搏南山西行三百步，有一石室，名賓波羅窟，佛食後常於此坐禪。

又，西行五六里，山北陰中有一石室，名車帝，佛泥洹後，五百阿羅漢結集經處。出經時，鋪三高座，莊嚴校飾，舍利弗在左，目連在右。五百數中少一阿羅漢。大迦葉為上座。時阿難在門外不得入。其處起塔，今亦在。搏山亦有諸羅漢坐禪石窟甚多。

出舊城北，東下三里，有調達石窟。離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窟。昔有比丘在上經行，思惟是身無常、苦、空，得不淨觀，厭患是身，即捉刀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念雖爾，我今但欲殺三毒賊。便以刀自刎。始傷肉，得須陀洹。既半，得阿那含。斷已，成阿羅漢果，般泥洹。

伽耶城

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城內亦空荒。

復南行二十里，到菩薩本苦行六年處，處有林木。

從此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案樹枝，得攀出池處。

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

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樹石今悉在。石可廣長六尺高二尺許。中國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

從此東北行半由延，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加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中白言：此非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到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說是語已，即便在前唱導，導引而去。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而去。

貝多樹

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案地，魔兵退散，三女變成老母。自上苦行六年處，及此諸處，後人皆於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成道已，七日觀樹受解脫樂處。佛於貝多樹下東西經行七日處；諸天化作七寶堂供養佛七日處；文鱗盲龍七日繞佛處；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請佛處；四天王奉鉢處；五百賈人授麴蜜處；度迦葉兄弟師徒千人處，此諸處亦盡起塔。佛得道處有三僧伽藍，皆有僧住。眾僧民戶供給饒足，無所乏少。戒律嚴峻，威儀坐起，入眾之法，佛在世時，聖眾所行，以至于今。佛泥洹已來，四大塔處，相承不絕。四大塔者：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

阿育王，昔作小兒，時當道戲，遇迦葉佛行乞食，小兒歡喜，即以一掬土施佛，佛持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乘鐵輪案行閻浮提。見鐵圍兩山間地獄治罪人，即問群臣：此是何等？答言：是鬼王閻羅王治罪人。王自念言：鬼王尚能作地獄治罪人，我是人主，何不作地獄治罪人耶？即問臣等：誰能為我作地獄主治罪人者？臣答言：唯有極惡人能作耳。王即遣臣，遍求惡人。見池水邊，有一人長壯黑色，髮黃目青，以脚鉤魚，口呼禽獸，禽獸來，便射殺，無得脫者。得此人已，將來與王。王密勅之：汝作四方高牆，內植種種花果作好浴池，莊嚴校飾，令人渴仰。牢作門戶，有人入者，輒捉種種治罪，莫使得出。設使我入亦治罪莫放，今拜汝作地獄主。時有比丘次第乞食入其門，獄卒見之，便欲治罪。比丘惶怖，求請須臾，聽我中食。俄頃，復有人入，獄卒內置碓臼中，擣之赤沫出。比丘見已，思惟此身無常、苦、空，如

6
12
泡、如沫，即得阿羅漢果。既而獄卒捉內鑊湯中，比丘心顏欣悅，火滅湯冷，中生蓮花，比丘坐上。爾時獄卒即往白王：獄中有奇怪，願王往看。王言：我前有要，今不敢往。獄卒言：此非小事，王宜疾往，更改先要。王即隨入。比丘為王說法，王得信解，即壞地獄，悔前所作眾惡，由是信重三寶，常至貝多樹下，悔過自責，受八戒齋。王夫人問：王常遊何處？群臣答言：恒在貝多樹下。夫人伺王不在時，遣人伐其樹倒。王來見之，迷悶躓地。諸臣以水灑面，良久乃蘇。王即以塼累四邊，以百甕牛乳灌樹根，身四枝布地，作是誓言：若樹不生，我終不起。作是誓已，樹便即根上而生，以至于今，高減十丈。

雞足山

從此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擘山下入，入處不容人，下入極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本洗手土，彼方人若頭痛者，以此土塗之即瘥。此山中即日故有諸羅漢住彼。諸國道人年年往供養迦葉，心濃至者，夜即有羅漢來共言，論釋其疑已，忽然不現。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師子虎狼，不可妄行。

曠野精舍

法顯還向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今現有僧。

迦尸國波羅捺城

18
24
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捺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栖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為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佛欲度拘隣等五人，五人相謂言：此瞿曇沙門本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尚不得道，況入人間，恣身口意，何道之有？今日來者，慎勿與語。佛到，五人皆起作禮處。復北行六十步，佛於此東向坐，始轉法輪，度拘隣等五人處。其北二十步，佛為彌勒授記處。其南五十步，翳羅鉢龍問佛：我何時得免此龍身？此處皆起塔，見在。

中有二僧伽藍，悉有僧住。

拘睢彌國

30
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旬，有國名拘睢彌，其精舍名瞿師羅園。佛昔住處，今故有眾僧，多小乘學。

從是東行八由延，佛本於此度惡鬼處，亦常在此住經行坐處，皆起塔。亦有僧伽藍，可百餘僧。

達嚩國

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國名達嚩。是過去迦葉佛僧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第二層作師子形，有四百間；第三層作馬形，有三百間；第四層作牛形，有二百間；第五層作鵠形，有一百間。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繞房而流，周圍迴曲，如是乃至下重，順房流，從戶而出。諸僧室中，處處穿石，作窓牖通明。室中朗然，都無幽闇。其室四角，穿石作梯蹬。上處，今人形小，緣梯上，正得至，昔人一脚所躡處。因名此寺，為波羅越。波羅越者，天竺名鵠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住。此土丘荒，無人民居。去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見，不識佛法、沙門、婆羅門及諸異學。彼國人民常見飛人來入此寺，于時諸國道人欲來禮此寺者，彼村人則言：汝何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人皆飛。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

達嚩國幽嶮，道路艱難。難而知處，欲往者，要當齎錢貨施彼國王，王然後遣人送，展轉相付，示其逕路。法顯竟不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說之耳。

還到巴連弗邑

從彼波羅捺國東行，還到巴連弗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涉，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眾律，佛在世時最初大眾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然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復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眾律，即此秦地眾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眾中得雜阿毘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毘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

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眾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眾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

瞻波大國

順恒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國。佛精舍、經行處、及四佛坐處，悉起塔，現有僧住。

摩梨帝國

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摩梨帝國，即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

師子國

師子國概述

於是載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彼國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

其國本在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統屬大洲，多出珍寶珠璣，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

其國本無人民，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直。商人則依價，賈直取物。因商人來、往、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

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

大塔

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延。王於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眾寶合成。

無畏山僧伽藍

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眾寶。中有一青玉像，高三丈許，通身七寶焰光，威相嚴顯，非言所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流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淒然，淚下滿目。

貝多樹

其國前王，遣使中國，取貝多樹子，於佛殿傍種之，高可二十丈，其樹東南傾，王恐倒故，以八九圍柱拄樹。樹當拄處心生，遂穿柱而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圍許。柱雖中裂，猶裹其外，人亦不去。樹下起精舍，中有坐像，道俗敬仰無倦。

王城

城中又起佛齒精舍，皆七寶作。王淨修梵行，城內人敬信之情亦篤。其國立

治已來，無有饑喪荒亂。眾僧庫藏，多有珍寶、無價摩尼。其王入僧庫遊觀，見摩尼珠，即生貪心，欲奪取之。三日乃悟，即詣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因白僧言：願僧立制，自今已後，勿聽王入庫看；比丘滿四十臘，然後得入。

其城中多居士、長者、薩薄商人。屋宇嚴麗，巷陌平整。四衢道頭皆作說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鋪施高座，道俗四眾皆集聽法。其國人云：都可五六萬僧，悉有眾食。王別於城內供養五六千人眾食，須者則持大鉢往取，隨器所容，皆滿而還。

佛齒供養

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前十日，王莊校大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鼓唱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作苦行，不惜身命，以國城、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貿鵠、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悞髓腦。如是種種苦行，為眾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五年，說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度，眾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歲，世間眼滅，眾生長悲。却後十日，佛齒當出至無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殖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飾巷陌，辦眾花香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睽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到無畏精舍佛堂上。道俗雲集，燒香、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滿九十日，乃還城內精舍。城內精舍至齋日，則開門戶，禮敬如法。

支提精舍

無畏精舍東四十里，有一山，山中有精舍，名支提，可有二千僧。

僧中有一大德沙門，名達摩瞿諦，其國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許年，常行慈心，能感蛇鼠，使同止一室，而不相害。

摩訶毘可羅精舍

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訶毘可羅，有三千僧住。

有一高德沙門，戒行清潔，國人咸疑是羅漢。臨終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而問：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實答言：是羅漢。既終，王即按經律，以羅漢法葬之。於精舍東四五里，積好大薪，縱廣可三丈餘，高亦爾，近上著栴檀沉水諸香木，四邊作階，上持淨好白氈周匝蒙積，作大輿床，似此間轎車，但無龍魚耳。當闍維時，王及國人四眾咸集，以花香供養。從輿至墓所，王自花香供

養。供養訖，舉著藉上，以酥油遍灌，然後燒之。火然之時，人人敬心，各脫上服，及羽儀、傘蓋，遙擲火中，以助闍維。闍維已，收斂取骨，即以起塔。法顯至，不及其生存，唯見葬時。

王篤信佛法，欲為眾僧作新精舍。先設大會飯食供養已，乃選好上牛一雙，金銀寶物莊校角上，作好金犁，王自耕頃墾，規郭四邊，然後割給民戶田宅，書以鐵券。自是已後，代代相承，無敢廢易。

天竺道人誦經

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捷陀衛。竟若干百年（法顯聞誦之時，有定歲數，但今忘耳。），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若干百年，當還中天竺。到中天竺已，當上兜術天上。彌勒菩薩見而歎曰：釋迦文佛鉢至。即共諸天花香供養七日。七日已，還閻浮提，海龍王將入龍宮。至彌勒將成道時，鉢還分為四，復本頻那山上。彌勒成道已，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劫千佛共用一鉢。

鉢去已，佛法漸滅。佛法滅後，人壽轉短，乃至五歲。五歲之時，粳米酥油皆悉化滅。人民極惡，捉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割。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已，還復來出，共相謂言：昔人壽極長，但為惡甚，作非法故，我等壽命，遂爾短促，乃至五歲。我今共行諸善，起慈悲心，修行信義。如是各行信義，展轉壽倍，乃至八萬歲。

彌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中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八齋法，供養三寶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

法顯爾時欲寫此經，其人云：此無經本，我心口誦耳。

更得經本

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

浮海東還

自師子國到耶婆提國

得此梵本已，即載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舶，海行艱嶮，以備大舶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三日，便值大風，舶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舶，小舶上人恐人來多，即斫絙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舶水滿。即取粗財貨擲

著水中。法顯亦以君墀及澡罐，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眾僧：我遠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

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為逐風去，亦無所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鼃鼃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懼，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

如是九十許日，乃到一國，名耶婆提。

自耶婆提歸長廣郡界

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

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舶，上亦二百許人，齎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舶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

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眾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為一人令我等危嶮。法顯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爾，便當殺我。如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

于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政可五十日，便到廣州，今已過期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

南下向都

然不見人民及行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

即乘小舶，入浦覓人，欲問其處。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臘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晉家。聞已，商人歡喜。即乞其財物，遣人往長廣郡。

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聞有沙門持經像，乘舶泛海而至，即將人從來至海邊，

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揚州。

劉沈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離諸師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禪師出經律藏。

結語

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印國，停經六年，還經三年達青州。凡所遊履，減三十國。沙河已西，迄于天竺，眾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惟諸師未得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淨海而還，艱難具更，幸蒙三尊威靈，危而得濟。故將竹帛，疏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聞見。

跋

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矣，歲在壽星。

夏安居末，慧遠迎法顯道人。既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餘，重問遊歷。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敘始末。自云：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必死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人以為古今罕有。

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將，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法顯傳

受持及讀誦 讚歎並宣說 福慧俱增長 災障悉消除 現眷咸安康 先親得超昇 見聞與隨喜 皆共成佛道



香港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妙法寺 <https://www.mfbm.hk>
18 Castle Peak Road, Lam Tei, Tuen Mun, N.T., Hong Kong